

文学城市化的独特路径：进入“异世界”

——评沈大成《屡次想起的人》

■ 于是

从《上海壹周》到《萌芽》，十多年来，沈大成写了许多极具想象力的小故事，它们终于结集出版，并在内容和篇幅上得到合理的扩充。这位用沪上知名点心招牌做笔名的小说家显然不太在乎（或也无法计较）在网络搜索时吃了大亏，她解释说：希望大家用吃点心的心态去阅读她写的小说，无论读者还是作者都不该苦哈哈地去享受文学和生活（这期望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城市价值观）。

本书收录的十五则短篇小说，所展现的似乎是与当下城市平行存在的“异世界”。但“异世界”仍然是城市化的，抛开与现实不同的超现实元素不谈，这些故事就是地道的城市文学，把目光对准按部就班、谨守城市生活规则的平凡人，描写了极具职业感的生存方式（例如《擦玻璃的人》《分段人》），假想了极可能成为现实的生活状态（例如《义耳》），如村上春树描绘百分百女孩那样描绘了百分百的迷妹式城市青春（例如《大角星》）；甚至还有城市生活最基本的模块：被建筑出来的独立小空间，亦即房间。在这些篇目中呈现出的超现实性极具观念性，是年轻作家在强大的城市机制内部不断反思的结果。

在《空房间》这篇小说里，沈大成幻想有些空房间渐渐具有了生

产力，可以造出匪夷所思的物件，乃至各个年龄层次的人。这篇小说的结尾非常棒，真实存在的“我”提着垃圾进电梯时遇到了从空房间里无中生有而出的男性，他带着初生的茫然，要去过一种被设定好的程序员的生活，“我”清楚地意识到，只有手中的垃圾能区分他们昨日的真假有无，但明天呢？明天，即便是无中生有的假程序员也会制造出一袋垃圾，彻底混迹于自以为真实的人类，再也区分不出来了。

她在跋中坦承：“首先设想一个地方，它和我的世界基本一致，我不用多做什么，只稍微调整某个数值，顿时就破坏了数学题，使社会的方程式错乱。”现实与想象，只源于少量的参数更改，这本身似乎也在暗示：我们司空见惯的这个现实世界本质上的不可靠。这些故事中的平凡人没有伟大的梦想，通常会受困于琐屑、微薄（但也还称不上挣扎）的城市生活，但在微妙维持着平衡的那些“异世界”里，社会并没有因为超出我们想象或现实的新事物、新人类而崩塌，因为作者有责任为这些人物编排出新秩序，让他们成为隐忍而无害的城市细胞。这就是沈大成的“异世界”得以自立的原因。

“异世界”的原生态就是自带科幻体质的沈大成的想象力，但



《屡次想起的人》

沈大成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若没有足够的约束力，天马行空是无法让一部小说在几十页内自圆其说的。相比于奇思妙想，这位小说家在写作时更多依赖于自制和自省。和许多憋足了劲写长篇的作家不同，经常以专栏形式撰稿的沈大成一直都有交稿期的压力。压力催生灵感，灵感受制于篇幅，也受到作家本人美学观、道德观、价值观的层层约束，凝聚为精确、整洁的文字，偶尔鬼魅，持续低度忧伤，但始终有一种尽力而为的勇敢，万把字的推进中包涵了80后年轻人对城市、世界、人性的深思。就像书中那种应验了人生

之残酷、职业之残酷的分段人，利落地挥刀而下，不留恋于细密冗长的无谓描写。

我们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但对城市文学的定义和探讨仍在初级阶段，作者们却在定义的缺失、评论的冷落中持续遐想，走个性化或大众化的路径，在巨细无靡的书写中将文学城市化。像沈大成这样的作者是难能可贵的，她生活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却能看得到位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并富有想象力地将他们置于平行世界，让现实世界的阴影折射过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可以让胖子安居乐业的圆都（显然是反抗外貌歧视群体的胜利，但终以破败溃散为终）；可以自主选择终结自身、让自我分裂成新人类的“分裂人”；因为身上有口袋而遭驱逐、隔离、歧视的“口袋人”；靠吸食头发而长生的理发师族群（显然是小众群体的象征）必须依照严谨的行规才能安然混迹于主流社会……

这些想象，柔软而善良，但并不是对大城市的避重就轻的写法，而恰恰是城市化到达一定高度后，具有人文关怀和个人特色的创作者所独具的拓展城市叙事的方式。这种基于城市生活、城市族群的想象，是深受科幻、游戏、影音等当代人文产品影响的八零后创作者在

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微妙摇摆的想象，不似前辈文学家以笔为剑的批判现实主义，也不似基于科技发展的硬科幻类型文学。

这些想象，模糊了鬼魅物语和未来科幻的界限，也模糊了现实和你所希望的现实的界限。在首度结集出版的十五篇故事里，当属第一篇《阁楼小说家》最有深意，超出了“故事”的范畴，模糊了西式都会传说（urban legend）、东瀛恐怖漫画和卡夫卡小说的界限，用直观的、无数尸体叠加的意象外化了所有写作者的噩梦，近乎一则超时代的寓言。沈大成还邀请才情横溢的同代好友俞冰夏写了一篇“假书评”，评的就是小说中那位杀死全部的过去的自己，得以成就最佳小说的阁楼小说家。假书评一气呵成，鞭辟入里，犀利讽刺，和小说相映成趣，也是这本小说集的神来之笔。

沈大成在扉页上写道：我们需要各式各样的地方，以便容纳不同的人。在她的书里，义耳人、分裂人、口袋人、赏金猎人、分段人、理发师、擦玻璃的人、小说家……都在文字化的城市里得到了一席之地，得到了被看到、被理解的机会。他们都将是我们的屡次想起的人，因为他们在“异世界”的遗憾那么深重，而我们在这个世界无可奈何。

运命的线条和历史的隐喻

——读呼唤的长篇小说《红与黑》

■ 夏烈 萧俊

呼唤是作者，自然是个笔名。《红与黑》是书名，凡有世界文学史知识的人，十不止八九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司汤达，也没有错，估计作者就是愿意、乐意、故意撞名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蹭名著的旧名，是等而下之的没有出路的做法，但我认识这位叫呼唤的作者——蒋焕孙先生，我的文坛和出版界的前辈——读过他当年的小说和剧本便知道用这名字定没有那么简单。换句话说，老蒋年逾七旬“呼唤”着写一本长篇，且随俗地用了“红与黑”三个字做书名，背后当有不动声色的招式，仿佛绚烂归平淡的武林高手，大约有两四拨千斤之妙。

《红与黑》讲述南方一户“红色家庭”从抗日年代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家族变迁史，涉及当代史的四代人。从小说艺术来说，戏剧性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奇情一个接一个袭来，人物命运随着历史的流变波澜曲折乃至波诡云谲。写实主义小说和通俗小说常见的叙事模式奠定了这部长篇的气质与规范，人物形象性格鲜明而少变化，重在将人物置于奇情中，以情节驱动，再观照人物反应。因此，全书四十六章，信息量极大，但小说却极易读，一方面因为它采用线性叙事，不玩结构，但更关键的是，小说简洁明了的剧本化写作，让情节似一幅幅连环画般展示，毫不拖泥带

水，读来利落干净，流畅无比。

但无论怎样的奇情变迁，作者的娓娓道来，如在眼前的描述都让我相信小说人物绝对有历史与现实的原型，陈青萍、周公瑾、周慧敏们曾经那样活过、遭遇过、相信过、惆怅过、痛苦过、勘破过，他们就是作者所熟知的一群人物，与作者以及同代人的家族有着血脉深情。作者无非是启用了故事、人物、情节、命运，当然还有历史和情感这些基本的机制，即通过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合作来带你进入一段如影像般的过往。

这部《红与黑》最难得之处就是将每一个时期发生的历史故事写得非常真实可感，即便人物语言都能说明这种精准。书中所涉每个年代、每个人物，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语言。一方面，语言对应人物性格、身份特点，周公瑾的雅、陈青萍的倔、周慧敏的激情、赵伯永的老成，有时一看到某句说话，便可知是谁，甚至小到出场仅两三次的反面人物如汉奸王朝华等，他们的语言都是独此一套。另一方面，语言又随时期之不同而有所变化，反映着时代观念和人物心路变化，一些特定时代的时髦词经验老到地出现在人物对话里。这样的雕琢其实颇得古典小说的传承，比如《红楼梦》。此外，书中还提到不少“吴州”风物，譬如丁连芳的千张包子、周家

宅中的黄花梨、古董架，这些其实出自作者家乡湖州的名产，写来亦是细腻入微，满含情怀，颇具“红楼遗韵”。

如此回到书名《红与黑》吧，我们总要揭晓这沿袭了司汤达同名小说所蕴的别样巧妙。在第二十九章，作者第一次直白地道出“红与黑”的意义。周慧敏时隔多年第一次去看父亲周公瑾，“进门的墙上有一面中国地图，上面有很多地点画上红五星，那是母亲陈青萍曾待过的地方，这些地点之间用一条逶迤的红线连接，代表陈青萍的革命之路，而红线之下却有一条淡淡的黑线，是周公瑾追随妻子的脚步，但黑色，代表了他身份的晦暗。”原来所谓的“红与黑”，是指人物的身份，陈青萍代表着“红”（追求革命的进步路径），周公瑾代表着“黑”（阶级身份的决定论及其人生不得已为之的更多“污点”）。

但面上的红与黑的二分远非作者的真意，半个多世纪书中人物的所作所为都在累积历史故事中难以抹去的委屈、苍凉。说陈青萍代表着“红”还算说得过去，那周公瑾代表着“黑”，实证这种荒谬的二分法将“黑”曲解成了“背黑锅”，这中间背负了人性即价值评价的一般标准同扭曲的庸俗的机械革命论之间的悖论。但也不要忘了，书里的“红与黑”，就是那个时代赋予的，那么这样划



《红与黑》
呼唤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分，作者是不是在提醒我们该想想其他人？任何人都可能因为自己的行为就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红”或者“黑”。作者对笔下的人物，只有展示，没有评价，人物没有全部的红，也没有完全的黑，却意在言外地告知着作者的人性思索和历史经验。

对应人物的“红与黑”，在叙事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时代的线索——有“红”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有“黑”的存在，“红与黑”是历史的共同体。作者用周慧敏的坎坷人生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全貌。而我佩服作者构思的一处在于，他悄无声息地让我开始察觉，在历史洪流中，细部的人的“黑”，有时未必就是真黑，而是不得不黑；而所谓“红”，若不加以教导培养，似乎也未必就能一直红下去，弄不好，甚至可能会黑化。历史的车轮从不停歇，谁若想刻舟求剑，恐怕距离被淘汰也就不远了。

这就是呼唤——蒋焕孙先生的四两拨千斤。“红与黑”离开了司汤达，成就了另一次重要的组合，一个新的故事赋予其象征隐喻的巨型的世界。